

荆駝逸史

錦章圖書局
印行

荆楚述史

中華書局
印行

聖安本紀卷之四

崑山亭林氏顧炎武著

宏光元年乙酉春正月乙酉朔

初八日壬辰夜流星入紫宮

是日立春

發明

按中宮為太極宮旁三宮主三星末大星為正妃餘三星為後宮之屬環以匡衛十二星為藩臣皆曰紫宮其餘星各有舍進退疾徐咸守其度反則為災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而流星突犯其宮是君臣皆失其位也使爾時為君若臣者遇災而懼痛自修省庶可挽回萬一顧泄泄然惟酒色是奉貨賄是崇私怨是圖坐致國事于瓦解也悲夫

初九日癸巳大雨震電

發明

魯隱公九年正月大雨震電春秋誌之謂雷未可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雷震電此陰陽失度人為感之也康侯氏遂指公子翬之讒鍾巫之變以為驗今馬士英援引奸黨分據要途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人事舛戾而天象應之故立春之日突有流星入紫宮之異次日復有大雷震電之災不半載而清兵長騎留都失守奸壬傾敗國家之禍一至

此極孰謂天道無徵哉

特起欽定逆案閑住郭如閤為給事周昌晉為御史

特授欽定逆案閑住虞大復為浙江台州兵使

北鎮撫司掌刑指揮僉事許世蕃謹奏為捉獲妖僧等事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具奏前事內開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奏前事云云奉旨大悲妖言無已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與相照應豈是風顛野僧這審供未盡奸情着拿送鎮司嚴刑密審具奏欽此

隨將大悲月光提到隔別研審據大悲口供年三十五歲係徽州府休寧縣商山永樂村人父名朱世傑存日會看地理母吳氏生出即故悲至三歲父亦身故十五歲到蘇州楓橋永明庵投拜僧環宣為師

又說崇正十二年 先帝封悲為齊王十五年六月到鎮江銀山寺甘露亭與桂三相會胡都院留悲在衙不住又回蘇州在齊門北禪寺住十七年二月又至瓜洲四月初八日過江又在甘露寺住三月十一日見潞王住在館驛亭悲不曾見面跟隨王船由丹陽至無錫一路上見潞王好施捨齋僧至海會庵有承奉李公先來與悲叩頭悲直受後來潞王來拜悲自思潞王是悲長輩當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潞王見悲下來隨說悲無道學轉身回去面見潞王手指甲甚長後來潞王却又與悲披紅認為一家承

奉李公陪坐正月初五日在放生池相別又回蘇州李承奉又見悲面請悲上船托悲上南京探聽消息報潞王悲不肯來李公說這野毛僧屢請他上船作怪不來悲聞之即上慈谿天童寺削髮修行六月被本地道府縣官不容逐去七月又回杭州有潞王差兵迎接未去八月至常熟北門外住十月初三日到南京在報恩寺住十五日被本寺僧官逐去

十一月二十日潛住琉璃窑芙蓉巷十二月十一日到清江灣有空船一只悲自寫活佛潞王欽差皇帝封皮為號貼在船上十二日晚遇今在官僧月光在張道人家同吃齋住了一夜十三日被蔡都督拿住當日同眾都督十二三人親驗過大悲自造履歷一本黃紙寬單一張內開十五疑悲在琉璃窑內寫明若問詳細盡在一本簿上俱是實情

又據月光口供年四十一歲係湖廣咸寧縣人自幼出家來到南京住了五年在石城門外團瓢內居住各處募化齋僧本月十二日在桃水張道人家吃飯偶見今在官僧大悲寒苦隨令同齋委實不知他是甚麼人

臣等聞之不覺髮指隨移文武戎政衙門關取大悲履歷寬單隨據戎政衙門密送大悲自造簿九件到同臣等開看自稱聖僧大悲和尚則為天下第一至三十歲即成活佛又云封為齊王等語云云又有欺佛洩露天機十五款大罪等語其為妖僧無疑但

前供內與潞藩拜見有李承奉叫悲上京探聽消息又奉有嚴刑密審具奏之旨事關重大臣等敢不細加嚴審又將大悲月光提出夾審即問大悲拏你之日有匿名文帖是誰寫的悲云此帖我實不知臣又行鼓審彼說潞王施恩於百姓人人服他又齋僧好道該與他做正位封為潞王故悲于六月間有戶部申諱紹芳蘇州人議保潞王等語臣問悲議保者都係何人悲云止將我知道的說出其餘止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櫻審又說昨十一月二十日聞有錢諱謙益亦係蘇州人在聖廟內議保潞王等情臣又問同議者何人悲云止知申錢兩家名字餘不知是誰臣又問議保如何行事悲云總之在京各官與潞府相為者少都是馬閣部的人權柄在他手裡眾人都怕他不敢行臣又問與潞府相為各官是誰悲云止聞說有人不知姓名難以指實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審全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臣隨將月光夾審光說止與大悲同齋一宿實不知情就夾死也是冤枉臣即令與大悲對質悲亦云月光實不知情據此該臣看得妖僧大悲自幼投師屢被斥逐其品行劣甚矣後值潞王好佛渴欲求見便是矯枉迨李承奉之叩首蒙潞王之披紅愈起妄想稱佛稱王擅用標封敢造簿帖似非風癩所能為者據其供稱實是招搖或為目前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俱未可知然而潞王未必知也妖言惑眾律應大辟悲固不能辭矣至其所供兩臣事關重大語涉風聞未有確據臣等何敢輕擬伏乞勅下該司速行議罪正法以明妖說以杜亂萌至月光雖不知

情但同宿不首難免他 抑臣更有請者臣等身受國恩頗知忠義一片赤衷弗能默然乾坤何時也輦轂何地也忍容此妖僧起釁况民愚軍悍易於煽惑猶望皇上嚴飭緝訪之令密為慎重之舉倘妖僧所聞不虛闕乎國運豈渺少哉臣等誓不與共戴天矣奉旨這妖僧大悲言語閃爍着法司會同府部科道官審明奏奪禮部尚書錢謙益戶部右侍郎申紹芳各疏辨妖僧大悲月光等事俱奉有俞旨

十六日庚子府部等官俱集中府會審大悲提到不跪四人扼之使跪口供同前一夾三十扛惟口念觀音韋馱數聲審畢隨收監後法司擬大悲照妖言律決不待時月光杖釋責放依擬未幾三月晦日大悲伏誅

按是時阮大鍼輩日夜為羅織之謀大悲事起中其機招內所供議保潞王及或為目前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又云倘妖僧所聞不虛闕乎國運及不共戴天等語其包藏禍心豈可窺測哉况爾時大鍼

維垣宏勳等朋比密謀捏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名遍粘街衢以聳動朝端招內所指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與相照應蓋指此也幸會審日絕無招供謀始沮羅漢則指

史可法

高宏圖

姜曰廣

吳甡

張慎言

徐石麟

鄭三俊

黃道周

解學龍

呂大器

練國事

路振飛

袁繼咸

易應昌

徐沂

金光宸

郭維經

侯峒曾

五十三參則指

許譽卿

詹兆恒

姚思孝

華允誠

葉廷秀

章正宸

王重

熊維典

陳子龍

熊汝霖

游有倫

成勇

黃澍

七十二菩薩則指

王志道

劉同升

趙之春

姜珠

金聲

沈正宗

張采

熊開元

張有譽

馬嘉植

沈宸荃

喬可聘

郭貞一

劉宗周

吳佳胤

黃端伯

祁彪佳

張國維

何剛

錢梅

王孫蕃

凡海內人望蒐羅無遺

吾友文震亨時官中書張孫振已具疏特糾直欲以文亨為汪文言矣繕寫竟請正馬士英士英謫官時與震亨曾以詩文往來遂力止之震亨即休致歸里士英意亦不欲為已甚乃止就大悲定獄焉

附錄

史可法疏陳潛夫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懷慶欲往潼關皆李

際遇接引據此則李際遇附清確然矣况攻邳之師未返清豈一刻忘江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闕洛據虎牢劉良佐防邳宿御史張蓋往調黔兵五千乞催令早到又奏清兵已入洛陽河南撫按俱避于潁壽二州

時當燈夕上躬自張燈太監韓贊周曰天下事正難措手卧薪嘗胆猶恐不勝乃躬此瑣屑事乎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在汝不必多言

卹贈李逢申為太僕寺少卿

按逢申拷掠追銀賊用一繩繫逢申與長洲申繼芳逢申曰向者夢君祖文定公謂余汝見我大事定矣故改名逢申誰知驗于今日也未幾同死

發明

京師失守其抗節授命者自當優以全卹其負國辱身者自當加以重刑其已屈膝投誠而不免拷掠死者亦當以從賊論俱無容贅矣乃有忠逆未判而逃斃于拷掠者宜何以處之曰忠逆未判則褒忠之典偽命之誅兩無可施宜另為一局今逢申已拷掠追銀矣且位不過部郎而特崇以寺卿何耶書恤而不書原官明不當恤也然果有懷忠而混入者奈何必也肆口罵賊心事皎然如顏常山段司農之儔始可援殉節之典旌之爾

起補楊兆升為給事中袁宏勛馮志京張茂梧為御史

陞鍾斗為太常寺少卿葉廷秀為光祿寺少卿各添註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請從賊六案以登極停刑

發明

重獄必三奏者慎失入也恩典必停刑者需大慶也今從賊之人何疑可矜何恩可推而援登極例以請乎利令智昏一至于此學龍之末路悖矣凡此皆直言其事而恐自見者也

附錄

史可法疏北使既還者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賊而不足今復分以禦清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識之士方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意之計孰有甚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真不知類矣此臣所望于廟堂也 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諸鎮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間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泄古人有言致治本乎人情今之人情亦大可見矣

予原任御史加銜太僕寺少卿陸獻明廕一子入監

馬士英請追錄其巡按貴州之功也

援勦總兵許定國誘興平伯高傑殺之以其眾叛降于清

張縉彥走免

四鎮之開藩也許定國上疏言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皆起行伍列士是矣高傑乃賊也何故亦蒙列士之榮隨有人露之于傑而定國正蒞傑標下國佯投誠于傑謂此疏係人捏名巧施捏陷令主將殺國耳國死不知情也因噉臂為誓傑之解去冬傑北征至歸德貽定國千金幣百足定國請宴傑辭之強之再四傑從五百鐵騎自衛定國置酒甚豐鉄騎皆沉醉不能持兵及定國預于屋外環置以萬四鼓先入殺傑攜其首以去縱火盡焚諸鐵騎而率眾降于清總督張縉彥監軍李昇走免

一說高傑初與李自成同夥作賊號番山鷄自成妻邢氏嬖之屬傑護內營因私邢氏竊之而逃遂以所部降于洪承疇自成恨傑必欲殺之傑亦陰為備傑積功至徧裨孫傳庭督師表傑為中軍副總兵未幾孫中伏而潰傑以宿隙避走山西歸于巡撫蔡懋德自成渡河追傑傑擁兵北掠山東遂至徐邳馬士英招之置徐州屬南都擁戴福王士英挾傑等以兵臨江甯制朝臣傑遂據揚州俄封為興平伯連攻揚州史可法請其營諭之因上書命傑屯瓜州方傑作賊時曾刼許定國殺其一家惟定國走免後定國同為列將秘而不言佯與傑交好願以睢州讓之傑不疑至是設宴宴傑伏甲於室夜半伏甲起殺傑剖心以祭其先

發明

宋鄺瓊為呂祉所構勢不容不殺祉殺祉勢不容不降元然終難逃叛逆之罪今定國與傑同拜爵于朝縱有私怨非有騎虎之勢也顧假托宴會戕害主帥叛逆之惡較之于瓊殆有甚焉故書官書誘書叛以著其罪緒彥昔遇逆闖則降今遇叛將則逃可賤甚矣故削其官以貶之

命吏部右侍郎蔡奕琛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工科都給事中李清為祖欽定逆案閑住李思誠辨寃

思誠由翰林例轉福建副使與呂純如比而媚稅監高宋者逆賢用事仍復原官歷陞禮部尚書頌美疏內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

河南右布政邱志充輦三千金餽崔呈秀謀陞京卿為邏卒所緝思誠寓與呈秀比隣乃卸罪于思誠得旨革職為民至是李清辨誤入逆案命下部議踰月李喬再疏辨寃命復原官

發明

李清欲辯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辯入逆案之寃則不可純忠體國大業匡時此何等語尚以為不當入耶孟子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嗚呼自此義不明於是愚者違禮以為孝謠者獻佞以為忠彌縫愈巧達理愈甚而斯民之直道不傳矣

起陞鄒之麟為應天府丞

陞馬思理為左通政添註張時暘為尚寶司丞

起補唐世濟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

予已故登萊巡撫陳應元蔭一子入監

應元由布政陞巡撫以布政事被糾去位僑寓南京與馬士英相善故特予蔭典

贈已故叅政楊師孔為禮部右侍郎

師孔與已故叅政陳堯言皆曾侍福恭王者師孔係馬士英姻戚故邀贈典堯言以無

援部寢其奏

陞葛寅亮為大理寺卿劉應賓太常寺卿李清大理寺卿添註

已故大學士丁紹軾蔭一子入監

紹軾於逆賢時與黃立極馮銓同日爰立未幾卒于官

特授欽定逆案問徒徐復陽為御史

予安遠侯柳祚蔭一子入監

解學龍罷

御史張孫振疏從賊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冠操此三尺推諉半年人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非棄賊而來學龍任意舞文乞勅公鞠朱國弼亦參學龍賣法不公

有旨着解任回籍

發明

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從賊一案學龍誠何以自解孫振國弼其人雖邪而其言則正所謂不以人廢言也故于學龍去位削其官以貶之

雪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夔罪

之夔在任日以爭軍儲事太倉張溥張采相近二張從一州起見之夔從一府氣見眾為調停已息爭矣既而之夔又揭二張及知州劉士斗於總督總督下其揭于府於是眾論大譁謂已就調停而復暗揭之陰險孰甚之夔士斗皆不安其位同時罷去阮大鍼方欲修怨復社諸人之夔以舊恨願効前驅故雪其罪而起授給事中

附錄

宣南侯左良玉疏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總督之設不惟恢復荆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候高斗樞到日方行移鎮

上傳天財庫召內監五十三人進宮演戲劇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抬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人亦不復抬出之矣

殿宇鼎新

推恩大學士馬士英王鋒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應瑞侍郎高俾劉士禎給事中李維

樾御史游有倫周元泰員外郎朱日燦主事秦祖襄各賜銀幣有差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尚忠田成喬尚張執中王肇基高起潛孫象賢車天祥各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燦蘇養性諸進朝孫珍李 輔銀幣外各蔭弟姪錦衣衛指揮

諭刑部朱一馮身為大臣多藏厚貲致男追比大喪縉紳之體其入官七萬外田宅所值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着撫按察明

原任太平府推官胡爾愷疏辨南闡關節等事有旨壬午南闡關節濫行縉紳子弟幾於半榜公議沸騰何止周肖儒一人胡爾愷已經薄處姑不究

史可法上疏求退言衛亂文一事權之揭謂臣為贅疣欲召臣還朝夫臣討賊未效妄冀入直辦事雖至愚計不出此遭君父之變膺簡命之隆千難萬苦臣惟自甘上慰勉之

尚寶司丞耿章光疏為父如杞辯寃下部察議

督餉侍郎沈紹芳疏兩淮運司解銀萬兩為鄭彩截留乞勅禁止
命御史凌駟巡撫河南給吏兵二部空札以待矢義南歸者

馬士英奏請加楊御蕃左都督及馬進忠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

太監高起潛奏請佃丹陽練湖歲可得五萬金又請于浦口建墩臺

太監孫象賢奏兩浙巡鹽李挺欠銀二十六萬兩不許報竣

戶部尚書張有譽奏舊制錢糧俱經解部然後汰發乞註為令
又奏酌定白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劉孔昭疏辨並未嘗到王孫蕃榻前商量定孫蕃前奏欺罔大為無恥劉憲章遁逃自
當與余日新同議

忻城伯趙之龍疏言章服遞制有旨武臣自公侯伯以下非賜肩輿並遵制騎馬坐蟒
斗牛非奉使麒麟白澤非勳爵俱不許僭用

給都督林翹誥命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謫居日卜其必大用至是薦授中書半年
躡躡一品蟒趨事

主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洪起李際遇張縉彥於睢陽不見二人遂歸

御史黃耳鼎疏薦原任巡撫李喬等

授貢生韓詩曰方司主事

劉澤清塘報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堅守十四日乃退

河南副總兵郭從寬擒長葛縣來偽官獻劉洪起塘報擊賊于襄城俘斬五百餘人史
可法奏薦贊畫劉湘客又奏擇將守邳鄭元請全撥蘇州關稅作軍餉有旨許其半
上林苑監丞賀儒修疏論管紹宣貪老陰奸有旨不必苛求

御史劉光斗疏請鑒別大臣有旨袁庸顏鈍者自行引退

戎政張國維少詹吳偉業給假回籍

詔諭太監田成賁成嘉興杭州二府遴送淑女自田成入浙民間嫁娶幾盡久未有人故有是諭

迎神祖御容入宮

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二十日甲辰內監進宮演戲

周府遂平王紹鯤請往河南招集義勇不許

制丹陽陸路視良鄉例給郵符

禁四六駢儷文

禁宗室入京

補丁允元吏科方士亮刑科余颺稽勛司員外郎戴英工科錢增刑科吳希哲工科陞松江知府陳亨為蘇松督糧道副使陞郎中趙明鐸雲南提學黎永慶貴州提學陞文士昂雲南右布政王慶錫邢大忠甘惟燦浙江廣東雲南各按察使

真人張應京入朝

御史黃耳鼎巡視上下江

謚桂王曰瑞